

谁制造了韩寒？

关于韩寒的对话



L.A.W. /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谁制造了韩寒？

关于韩寒的对话

L.A.W. /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制造了韩寒?: 关于韩寒的对话/L. A. W. 著.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093 - 2195 - 9

I. ①谁… II. ①L… III. ①当代文学

- 文学评论 - 中国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1581 号

策划编辑: 周林刚

封面设计: 杨泽江

谁制造了韩寒?: 关于韩寒的对话

SHEI ZHIZAO LIAO HANHAN ? : GUANYU HANHAN DE DUIHUA

著者/L. A. W.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640 × 960 毫米 16

版次/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张/ 9.25 字数/ 97 千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 - 7 - 5093 - 2195 - 9

定价: 25.00 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网址: [http: //www. zgfzs. com](http://www.zgfzs.com)

市场营销部电话: 66033393

传真: 66031119

编辑部电话: 66067024

邮购部电话: 66033288

前 言

李敖说，韩寒不需要谈；但我们谈了。我们不但谈了韩寒，还谈了那些谈论韩寒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们身处其中的环境，是李敖所不曾了解的。他不可能体会到在这个贫乏的时代，一个韩寒所能激起的那些丰富想象，甚至是漫无边际、一厢情愿和不切实际的想象：

他是一种独特的时代产物，是批判行动的新形式，是批判力量的新载体，是过去的崇高与严肃在此刻的接力者。他这一类的存在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之所以他扭曲得像一幅漫画，是因为我们的世界总体上是一面哈哈镜。所以，那在镜子里高大全的，其实有毛病，那在镜子里扭曲了的，反而是正常；那在镜子里正经的，其实是假正经；那在镜子里游戏的，反而是真严肃。

我们并不想夸大其词；我们尽量保持理智，尽管激动的时候我们难免流露情绪。我们想强调：之所以韩寒成为当下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是因为知识分子群体处在一个结构扭曲的生存环境之中，他们的心智与人格大面积地罹患疾病，谈不上健康，更谈不上强健有力；之所以韩寒被当作意见领袖，是因为当下公共舆论中有关公共权力的争论，牵涉的通常只是一些掩耳盗铃之事，其中的问题往往有悖常理常情，绝非莫测高深。我们的结论或许可以这样概括：知识分子的人格水准下降，韩寒的英雄形象上升；公民被当作不成熟的人来治理，于是公民的智力水准下降，韩寒的智慧形象上升。一句话，当水平面下降的时候，露出了韩寒这块独立的礁石。

我们以关于韩寒写作的问题结束了我们的对话。说完这些之

后，我们知道，这本小书的处境不妙。韩寒最得意的，或许是他文章写得好；韩寒最看重的，或许是他的作家身份。但正是对此，我们表达了最大的不满。更糟糕的是，喜欢、厌恶、欢迎和恐惧韩寒的所有人，都不会对这本小书表示满意。当然，我们自己也有分歧，即使是对这则前言，我们彼此也保留了异议。毕竟，这不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判决书，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这里附署各自的保留意见。它们都印在以下的篇幅中了。

你未说出的话是你的奴隶；说出来的话却会成为你的主人。我们只好诚惶诚恐地任它们沉浮：小书，这就是你的命运。

目 录

前 言 1

上篇：知识分子的偶像？

可疑的封赏

——“公共知识分子”韩寒？（L/文） 3

[很多人企图为韩寒命名，削韩寒以适履。“公共知识分子”的命名只是其中之一。对此，韩寒本人是充满警惕的。]

对谈一 15

一、招安的欲望 15

二、知识分子的圈子与纪律 21

三、精神自足的幻象 29

四、娱乐时代的政治教育 32

五、媒体是水，韩寒是鱼 34

中篇：公民的自我修练

令人担忧的精彩

——关于“公民韩寒”（W/文） 41

[韩寒毕竟是一个作家，而非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和学者，因此韩寒并无力担当说明和揭示现代社会新常识的重任。]

对话二 50

一、韩寒“硬”在哪里？ 50

二、假清高、伪流氓与说脏话 55

三、公民身份与网络 62

四、特权公民 69

五、专家之灾 73

六、话语政治 81

七、韩寒没有文化？ 85

附录：好人的力量（关于电影《窃听风暴》的三则笔记）（A/文） 91

下篇：贫乏时代的写作

批判意识的社会结构 99

——关于韩寒的小说《他的国》（A/文）

[小说给人的这种印象在我看来，是作者软弱和屈从的一

种表现——其实他应该更强硬地解释他的爱憎好恶，让他的主人公有更多的反思力。]

对谈三 112

一、“其实我是一位作家” 112

二、这个时代的主观性 120

三、写作与男女有别 126

四、贫乏的想象力 130

五、谁制造了韩寒？ 133

上 篇

知识分子的偶像？

可疑的封赏

——“公共知识分子”韩寒？

L◎文

去年下半年，一个思想类的知识分子同人网站“共识网”推出了一项在线调查，评选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十大公共知识分子”。在秦晖、贺卫方、于建嵘等一长串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界人物中间，韩寒的名字赫然在列，并且在长达数十天的投票过程中一度高居榜首。最后，韩寒以仅落后第一名贺卫方6票的1310票屈居第二。这是继2008年韩寒当选“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之后的又一次获奖。这个结果既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又在另一些人意料之中。

说它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是因为韩寒既没有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身份，又几乎没有任何学术训练，“公共知识分子”从何谈起？说它又在意料之中，是因为自韩寒2006年底开始网络写作以来，他的博客已经以近4亿次的点击，创下了令人咋舌的纪录。相较于这个点击率，1310票是一个过于微不足道的数字，韩寒只需在自己博客上贴出投票地址，无数粉丝定会让这个票数后面加上两个零甚至三个零，令苦心孤诣很多年的学者颜面无存。窃以为，这区区1310张选票像是共识网和韩寒之间沉默的共谋：在网站看来，无论如何要给学者一点面子，第一名多

无论是否“公共知识分子”，韩寒的博客写作都触及了当代所谓知识分子眼中的时代问题；而知识分子们对待韩寒的态度，也触及了代际伦理的问题。

出来的6张选票，犹如6块砖石，人为垫高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影响力的高度；在韩寒看来，自己根本无须知识界的封赏，这头衔反而意味着某种虚妄的担当与责任。

无论是否“公共知识分子”，韩寒的博客写作都触及了当代所谓知识分子眼中的时代问题；而知识分子们对待韩寒的态度，也触及了代际伦理的问题：在这个日益板结的社会，年轻人是否还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既不模仿上一代人，也不走向反面的新活法？而上一代人，是否已经做好足够的准备来迎接或培育（如果有可能的话）“新人”？

在这个嘲讽一切的时代，已经有太多人因为“过于严肃”地谈论韩寒而被骂得体无完肤。在这篇文章里，我试图以一种平实的态度，贴近观察韩寒在公共空间的博客写作，并以之为镜，反思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困境。

知识分子如何看待韩寒

迄今为止，已经有很多颇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谈到韩寒。陈丹青在接受《晶报》采访时谈到韩寒：

韩寒……就是我做我自己，我表达我自己。我们身上奏效的那些意识在他那儿不奏效了。你拿现在各种大道理哄他吓唬他，不可能。他在几个问题上的发言很过硬。我们这代的人格还很幼稚，动不动就喜欢讲大概概念，老一套教育又没变，所以“70后”、“80后”许多青年也遗传了我们的基因……到了韩寒他们，终于换一套思路话语了。

崔卫平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

像韩寒，一个属于体制之外的人。他又能写

小说，又能赛车，又能办杂志，还能写那种文章。那种文章不好写，因为某个事件大家都有感受，要把那种感受描摹出一个框架来并带来阅读的新鲜感，是很不容易的。在不止一个方面同时进展、势如破竹的韩寒，体现了一个人的丰富潜能和力量，他的独立、他的勇气、他的多才多艺。韩寒说过，他不想移民。实际上他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力量。需要更多的人像韩寒这样，而不是纠结于每天感到身不由己，每天感到无能为力，每天感到自己是一个垃圾，什么都不是，人应该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个体。这是有可能的。

除了这两位之外，很多知识分子都明确表达过对韩寒的欣赏，我身边也有不少韩寒的知识界“粉丝”。归结起来，他们欣赏韩寒的理由不外乎陈丹青和崔卫平所表达的：首先，韩寒拥有“体制外”的身份，或者说他的生存不依赖于写作；其次，韩寒的表达是有力量的、过硬的；第三，韩寒的写作克服了上一代人的固陋，“我们身上奏效的那些意识在他那儿不奏效了”。我相信，正是这三条理由——但不仅限于此——为他赢得了1310张来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选票。

之所以强调“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韩寒的青睐，首先是因为这个选票不是《时代》的选票——今年5月，美国《时代》“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榜中，韩寒以将近100万的投票数获得了票选第二，并最终在“艺术家和娱乐界人士”的总排名中名列第24位，成为排名最高的中国文化人物——众所周知，即便抛开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因素，美国人的看法和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终究是不同的。更重要的是，这1310张选票以及背书

这1310张选票以及背书的理由，犹如一面魔镜，照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或中国知识界的种种不足。

的理由，犹如一面魔镜，照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或中国知识界的种种不足。

身份与写作

“知识分子”或者“公共知识分子”这一舶来词汇，在近十余年来中国的媒体、网络空间中占据了相当的位置。且不论这个词背后的原始色彩，它在中国的流行至少具有着启蒙和守护良知的的作用。一般而言，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具有某个专业领域的知识；第二，发言的主题是公众关心的事件或问题；第三，其立场要超越自己的职业属性或阶层属性。

韩寒被认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发言的这几年，恰恰是1990年代开始出现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走向衰落的几年。如果不考虑到这个背景，就很难理解韩寒为什么会在知识界赢得如此多的掌声。知识分子的衰落与公共知识界的断裂，又与整个中国的大环境以及学术环境息息相关。贯穿1990年代的“左右之争”虽然鱼龙混杂，但至少各个知识派别共享着基本相同的问题意识。新世纪十年，共同的问题意识被剧变的时代打散、分化组合，不再有足以统摄知识人思考的共同问题。说白了，十几年前，大家至少还能坐在一张桌子周围谈一谈，十几年后，连这张桌子都无处安放。

如果说十几年前大家讨论的问题可以用“更公平还是更自由”来概括的话，那么时至今日，诸如发展模式问题、传统问题、民生问题、大国战略、地缘政治、民族问题、社会伦理等等问题一股脑涌现，没有任何一个有正常理智的知识人有把握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知识界被大大分化了。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在20年前不存在，它

韩寒被认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发言的这几年，恰恰是1990年代开始出现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走向衰落的几年。

们只是不在公共领域和聚光灯下存在。同时，整个社会环境酷似恩格斯笔下 18 世纪的德国，“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社会舆论……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另外，学院体制的日益僵化、学者伦理的沦丧，以及学术规范的僵锁，也让传统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日渐微弱。

就韩寒而言，他的“职业赛车手”和“博客写作者”的双重身份，让他在公共空间游刃有余。这种游刃有余的感觉是很多职业学者梦寐以求的。韩寒通过博客进行写作，同时他的生存又不依赖于写作本身，为什么这件事情如此值得羡慕？首先是因为在当下中国，自由写作需要通过自身以外的东西得以拯救。也就是说，如果你想随心所欲地写点什么，首先你得能养活你自己。靠公共写作吃饭的人，如学院内的学者、作家和媒体人，基本都要仰仗体制的供养。举国之下，所谓体制外、边缘者的说法，更像是一种掩耳盗铃。在这种状况下，知识分子要么躲在书斋中，在愈益精细的学科分类里消磨才智，要么曲意迎合。一个靠写作为生的人需要考虑太多东西，当然第一位的还是生存。新的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硕士博士生的就业状况如此严峻，使得本来就很少的“读书种子”很难有尊严地、后顾之忧地进行公共写作。韩寒通过赛车手这一职业解决了自己的生存问题，并且这个职业使他有足够的闲暇和经济基础去从事相对自由的写作。

赛车手和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大，使韩寒基本不用考虑“职业”带给他写作上的限制，而这种限制对一个体制内的文字工作者来说可能是致命的。比如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公务员去批评他所在的“单位”，一个大学老师在科研压力下、专业之外“不务正业”，一个记者

赛车手和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大，使韩寒基本不用考虑“职业”带给他写作上的限制，而这种限制对一个体制内的文字工作者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不受发稿量、发稿时间和各种“规则”的限制。这样的人不是没有，而是代价太大。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韩寒也不具备一般公共知识分子所必须具备的相关专业背景——除了他就杭州飙车案所发表的评论。在这个轰动一时的公共事件中，韩寒难得一见地运用自己的专业赛车知识对案发时的车速作了推测：

在杭州这起事故里……交警部门说，他当时的速度是70码，我个人不是很认可这个速度的认定。当然，街上目测者的叙述只有参考价值，不能完全取信，但是，如果是70的速度，在这样的马路，视觉上是不会让人产生“快”的感觉的。这辆车原厂的刹车配备非常的顶级，是准赛用的级别，100公里的速度刹车到0大概需要35米，车辆撞到人以后过了50多米才停住，我们假设他当时全力刹车，那速度应该是在每小时120公里左右的。

在这则评论里，我们看到韩寒基于职业赛车手的身份和知识，对案发时的车速这一关键事实作出了自己的推测，这个推测既不是对官方的迎合，也不是对普通网民的认同，是真正具备典型“公共知识分子”色彩的言论。除了杭州飙车案，以及他就四川北川县政府采购公务用车发表的评论之外，他的绝大部分写作都是与赛车手的职业背景无关的，如果非要说“身份”的背景，那么可能只有“80后城市上网男青年”是具备的。既然“公共知识分子”的第一要素——专业背景是基本缺席的，我们接下来就要考察一下他的写作风格。

批判和调侃之间

陈丹青认为韩寒的发言“很过硬”，崔卫平也认为韩寒的写作是“有力量”的，然而，在韩寒的大部分网络写作中，呈现出来的风格更多地是一种调侃和消解。这在他早期的博客写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比如他2006年11月28日写作的博客就一则社会新闻发表评论，新闻内容是安徽省巢湖市一名警察奉令射杀疯狗时，子弹意外射中一名行人。万幸的是，这名行人没有生命危险。

这篇博客的题目为《好枪法》，真正的内容只有短短几行：

处理疯狗没问题，数名民警在一位副局长的带领下持枪赶到现场说明当地治安实在太好，警察都闲得厉害。得知难得可以掏枪射击并没有被对方击中的可能性后都争先恐后。最厉害的是，用板鸭（够费心）把狗引到空旷地后，持枪民警掏枪发射数枪，面对这么大的目标，能够做到无一命中，弹弹虚发也着实不易。群众比警察更闲，那都掏枪了还在围观。“那名青年几乎是半蹲着走到民警身边，吃力地告诉民警，子弹射到他身上了”这一情节也相当电影化。最后，群众的建议更加经典，应该在现场周围拉一道警戒线再开枪。那谁负责固定疯狗？

在这二百余字的评论里，老实说，我很难发现“过硬”和“有力量”在哪里，既没有对警察的出警机制，警用枪支的管理、使用机制等真正“硬”的内容所作的评论，也没有对群众生命安全的关怀，有的只是一些调侃和

在韩寒的大部分网络写作中，呈现出来的风格更多地是一种调侃和消解。